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中篇小说卷

第七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第七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目 录

纸床	(1)
水之谣	(77)
阴阳鱼	(147)
三重祈祷	(235)

纸 床



很多事明白如星。有叫向小米痛心的事实：女儿的白血球上升到 28 万，还没有停止的意思。

向小米知道：自己是带着恐惧的神情，从医生那儿看化验单的。她合上眼帘，真的说不清，用什么能安慰自己的泪水如注。

下雪了。细细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，悄悄在医院大楼的周围凋落了。她疲倦地歇在门厅，想着那难以启齿的事情。

真该走了。她步行回家要 40 分钟，住处是在西郊。早年，是一家医院的传染科病房，谁都不知道，那幢楼房有多少年岁了。

楼房老了。墙皮，因为风雨的侵蚀早已变颜变色，象发霉的面粉。向小米从远处看到几乎每家的窗户下面，都悬挂出大小不等的容器。邻居们在利用“天然冰箱”。

一个男人从楼道里走出来，大头宽身体，姓刘。他见了向小米后连忙打招呼：“向老师，小秋的病好些了？”

向小米已经是一筹莫展，嘴里却说道：“好些了。”

江灏卷

他不再吭声了，举起手，就象老雕抓食似的，把手插进煤球炉的把儿里，拎着炉子走回楼道。于是，从楼道口开始，撒开了烟雾。

飘洒的灰尘威胁了一位外来的妇女，她便忍不住地说：“喂，讲究点。”

老刘不理这个茬。在他看来，这里是灾区，还讲究什么。向小米也觉得：狭小的空间，过量地容纳着人，使自己在这一幢楼中就迷迷糊糊的，已经不留意周围的环境了。

向小米住进这幢楼房的时候，是一个没有风的大热天。没有脚步声，没有说话声，却有阴森森的感觉。20多年过去了。楼上楼下被先后搬来的邻居安排得满满的。房门的左边或右边，一定要盖上个“木头盒子”盛东西。水果筐、破纸箱，被高高地悬挂在楼道的天花板上，晃动来，晃动去。让人心有余悸。

实际上，这里的人们就是生活在“木头盒子”里。房间的面积被统一盖成7平方米，让当时的传染科病人别无选择。

向小米住在二楼的最里头。她躲过几处障碍物，走到自家的门口，熟练地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锁眼里。

她没有忘记今天是“年三十”。

桌子上放着6斤馒头，地上的塑料袋里放着4斤带

鱼。这是学校分的年货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机关、企业、学校都流行起“公费过年”。从跨进腊月门开始，人们便陆陆续续地往家拎东西。向小米所在的学校属于“小气”户，也难免要分点年货。

她没有心思过年。此时，她期待医院使女儿能战胜“病危”，自己能圆满女儿要求的一张床。她不知怎样做才好。可是，她真希望。

人在失望中总是抱有一线希望。向小米好一阵子陷入了这种希望和伤心交织的心境之中。直到一阵寒冷袭来，她才用手揉了揉有阴影的眼睛，使疲倦的身躯尽量显露些精神来。

她拉开抽屉，取出那份要求分房的“申请”，展在手里看着。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参加工作20多年了，一直住在这里。也不奇怪，每每分房的时候，准是一团糟。人们会调动所有的智商参战。结果，人多房少，闹得大家都不愉快。当然，她倒是选了一个“回避”的好办法。

一直等待着阳光照在自己的头上。现在，她不能再等待了！

无论如何，她今天得去送“申请”。对此，只有向小米心明如镜。她一拖再拖，总觉得不好意思，总觉得说不出口。直到女儿病危，直到女儿一遍又一遍地重

江灏卷

复：“妈妈，我不要营养药。我只要一张床。”

所有的女孩子，总有一天，要和父母分开睡。最基本的需要，向小米也懂得这个。因为她既是女性又是母亲。

可是，她是“模范教师”，不是称职的母亲。她很内疚，一直没有给女儿解决一张床。女儿已经16岁了，还和父母睡在一起。

向小米有一种预感。这种预感来自女儿的病危，它在向小米的脑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抗情绪，使她进入“豁出去”的情境。她不能不去副局长的家里……

她看了看手表，时间不允许在家里久留了，才紧张张张的从木箱里翻出一件中式棉袄。穿好后，用梳子简单地理了理短发。找了一个纸盒，从窗外把对虾拿进来放在里面。

纸盒大，对虾少，显得空空荡荡。她把对虾拿在手里打量着：冰块遮盖住对虾的模样，看不清对虾的身长，只有几根虾须贴在冰块的外缘。当此际，它被弯曲于狭窄的冰块之中，只为了人类现存的食欲吗？！这一启示令向小米懊恼不已。

大海是辽阔的。对虾栖在其中，与陆地的人类对照出绝对的优越。而一切的一切，又因为人类那种灾难性的快感，使亿万个对虾丧失了生命。

二

雪花为什么而高兴？把自己细细的身躯换成宽大的鹅毛绒，温柔地在天空、在大地展现着一派纯洁的景象。一个男人，朝着天空张开了嘴巴，一动不动地承接着急匆匆而来的雪花，很空廓地叫喊了一声：“好大的雪！”

没有人注意那声叫喊，雪花不过装饰着季节，世界还是很黑暗的时候，它就是这样的。

向小米相信这是冬天。北方的冬天，也很少有这样的雪花飘落下来。她踩着路沿，焦急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到来。

一辆红色的汽车开过来了。人们一拥而上，勇敢而无畏。

向小米害怕这种场面。车上的人拚命地往下挤，等车的人急着往上拥，车门处拧出一个“人疙瘩”。大概传染着一种情绪——互不相让——谁让等于好欺负。

她一直等到第4辆车。车厢里还有空位子，她扶着椅背坐下去。经过几个月的焦虑，深知自己该休息。她

江灏卷

把盛对虾的纸盒放在两膝之间，头靠在窗玻璃上，想睡。

因为下雪的缘故，汽车开得很慢。一个女孩在说话：“妈妈，见了爷爷说过年好。”

“是的，宝贝，谁给‘压岁钱’都要。”

“妈妈，我要吃奶。”

向小米睁开了眼睛，纯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。她觉得挺奇怪，女孩看上去有6岁多，该是读书的年龄。自己教过这么大的孩子。

女孩的母亲，慌忙地俯在女孩的耳边上，说着什么话。

向小米听见了一句“吃什么奶”。

“不嘛，我现在要。”

“让阿姨笑话。”

向小米帮着说服女孩。最多一个小时，她们母女也该到家了。

她见向小米面善，也就低声说：“这孩子是个‘小奶迷’，你说怎么办好？哏不出奶来也得哏。”

向小米真的惊奇了：“这孩子有6岁多了吧？”

“上小学二年级了。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忘了？”这位母亲不失时机地咨询起来。

向小米和她对视着。目光虽然绞在一起，却不知道

说什么好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向小米苦笑着，“我没有经验，我的女儿没有母乳喂养。在她6岁的时候，我带她去洗澡，她惊奇地问我：‘妈妈，你也长牛奶？’”

“是吗？！”

向小米的女儿早产20天。这个孩子是阿虎坚持要的。按向小米的意思，晚几年再说。可是他实在想要，就和向小米商量：“务必请她帮忙。”

两个月后，向小米就怀上了这个孩子。

在生女儿时，阿虎慌得不知所措。他不知道生孩子要几天几夜，医生又不让他进产房。他索性回家做准备。

他一面煮鸡蛋，一面打量着房间：该拉条绳子晾尿布；该给孩子安一张床。很快，他又否定了后一条主意。他要一家三口守在一起，好象三只麻雀一样，都栖在一张床上。

于是，阿虎开始忙乎。小屋的地面空间太小，他就把床上的被子放在桌子上，掀去床单和褥子。下面是一张单人床，旁边拚着一块木板，木板是用砖头垫着的。这就是他们夫妇的床。它诞生于“新婚之日”，相当于双人床的四分之三。

江灏卷

阿虎将单人床再往外挪了挪，与木板拉开距离，用几摞砖将床与木板的距离填满，摞成单人床的高度。然后，铺上了褥子。这床相当于双人床的宽度。

他一个人欣赏了很久，甚至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创造。

医院里，向小米已经分娩了。分娩了一个女孩。取名小秋。

三

女儿童年的日子确实散乱。人们或者闭上困倦的眼睛，轻轻地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声；或者寻寻觅觅，并不知道找什么？但有一件事算得上向小米自然而然的成功，她的学生升入中学后，几乎都是学习骨干，数学底子厚实。算她走运，没人注意她培养“白专苗子”。也算她走运，是在“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是好猫”的那一年，她被人注意了，从小学教师“升”到中学教师。

一个课后，校长告诉她：“教育局调你到二中任教。”

“是吗？”向小米很惊异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校长问。

靠直觉，向小米知道校长是指房子。但她不屑一答，明明白白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学校并没有空房子等待向小米提出这个问题。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流行说法：研究研究或有了一定解决。

当然，向小米确实想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：阿虎应该调出“校办工厂”任教。他象一个普通的黄昏，早

江灏卷

被人们淡忘了。

每一个人，都可能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。那时候，随便到了哪个路口，都可以看一场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的演出。

也记不清哪天哪月，向小米的同事王蓓蓓站在房间的中间说：“我刚才在马路上看了一场演出。报幕人的肚子这么大。”她比划着，有一个水缸那么大。王蓓蓓摆好报幕人的姿势：两条腿弯曲着，好象接错了骨头。两条胳膊朝着右上方拚命地挥动着，嘴里不停地说着英文的“毛主席万岁”。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 . Long Live Chairman Mao .”她的发音走调，加之故意渲染，引得向小米“咯咯咯”直笑。

阿虎来给向小米送书。他大概在家里整理过自己，头发不长却很整齐，比较英俊。他见向小米和王蓓蓓都在看自己，便不好意思了。

“你们刚才笑什么？”阿虎问。

王蓓蓓又重复了一遍。

阿虎乐了：“你的发音就象说谁长了个卷卷毛”。

没想到这句话会引起了后果。王蓓蓓是作为“幽默”在学校里传开的。一个星期后，阿虎被下放到“校办工厂”。不久，王蓓蓓也想办法调走了。

人若是倒霉，就象喝凉水一样的容易。

江灏卷

她没有提房子的事，提了阿虎的工作问题。校长说可以回来教书。政治课是不能继续教了，就教一年级的语文，暂时不担任班主任。

在夕阳泛黄的时候，向小米买了几瓶啤酒、几块咸豆腐和几块炸鱼，急急忙忙的往家赶。她急着把这个消息告诉阿虎，因为这有“平反”的意味。

阿虎在走廊里摘芹菜。向小米接过手，说：“你歇歇吧。”

向小米说了这个好消息。

他表现得十分淡漠，没有任何表示，只管处理着炸鱼。把裹在外面的面糊去掉，鱼刺去掉，鱼肉给女儿吃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向小米见他总也不说话便忍不住地问。

“不错，不要粮票嘛。”他指炸鱼裹的面粉太多。”

“你的事？”

“我的什么事？教书的事？”阿虎并不愿意深谈。他觉得话多是一种灾难。

向小米给他添满啤酒，看着他有滋有味地喝着。人是要认认真真的活着。认真活着的具体表现是要认真吃饭。

阿虎无法摆脱内心的失望。他觉得人真是无奈，无

江灏卷

奈于自己，无奈于世界。好象清楚了什么，便觉得烦恼很多。

确实，仔细想想，一句话，一个举动，便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。那次打击之后，他变得唯唯诺诺，沉默寡言。

他说过人是最可怕的。能把同类的骨头一块块的拆开，又按需要重新组合，随便“出租”。阿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那是一番壮烈的人生被失望幽缠。向小米深深地理解丈夫。

阿虎正式任教。

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看着他。肯定在家受过父母的提前教育。阿虎觉得应该郑重其事一些，但是觉得别扭。“大老爷们”的年龄了，才从“小毛头”教起。

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了，向小米让阿虎去考“师范大学”。她和阿虎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。“文革”初期，稀里糊涂地毕了业，稀里糊涂地当了教师。

阿虎一面答应向小米，一面教学，显得挺有底气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阿虎的秘密谈不上什么等级。可是，他缄口不谈。他怕向小米叹气。他在“校办工厂”的师傅是大学教授。师傅的年龄深，在机器前却摇摇晃晃地象秋天的一片黄叶。他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，好象知道自己的黄昏来到，知道世界的目的无非是

人来人往。于是，他常常对阿虎说：“不能消沉，你还年轻，年轻一岁就有一岁的希望。”

希望？

阿虎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和应届毕业生面临同一希望。基础、年龄却拉开了距离。他感到了强烈的紧迫感。

向小米却不清楚阿虎的师傅是大学教授，只是一心想让阿虎有个“大专”文凭。再伟大的女人，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超越自己，至少和自己相等。但她确实感到了不安。这种时沉时浮的情绪来自自己，也来自阿虎。她并不知道阿虎在师傅的督促下，悄悄地学着。她也在努力，尤其到了中学后，令她不敢怠慢。她觉得教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也许是和那个年代有关系。因为那时学校很乱。学生们不正经上课。向小米却想办法把学生拢到一起，每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都要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试。有个叫钢豆的男孩子，很喜欢老师的这种做法。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就趁两个红卫兵贴大字报的机会，把挑浆糊桶的木棍给悄悄地抽了出来，撒腿往学校跑。气喘吁吁的对向小米说：“老师，这个木棍很结实，你拿回家绑拖把擦地板用吧。”阿虎经常拿这条棍子和向小米开玩笑：“白天忙，夜里熬，倒是赚了一条棍子。”